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禪真逸史
第十五回 倭子妙相寺遭殃 奸黨風尾林中箭

詩曰： 崔巍寶刹聳雲端，頃刻俄遭烈火燃。
佛骨塵埋沙土冷，香魂飄泊劍光寒。
萬鍾公子今何在，百計貪夫此夕殘。
豪俠神謀真莫敵，陡教名姓震區寰。

話說鍾守淨令眾和尚盡力掘池，掘深丈餘，並不見禪杖蹤影。眾僧用盡氣力，都疲倦了，道：「住手罷，尋他則甚？」鍾守淨那裏肯歇，大喝道：「胡講！務要掘見禪杖，方纔罷手。」眾人沒奈何，只得又掘下去七尺有餘，掘著一塊石碣，豎立土內。眾人見了，併力掘起石碣，抬上岸來。細看時，碣上卻有兩行大字，被泥壅了，不甚明白，用水洗淨，方見上面篆著二個字道：

少女樹邊目，人獸二卵哭。

善者福自生，惡者禍相逐。

鍾守淨看了，輾轉尋思，默然不語。眾和尚心下也都省得，林澹然是個剛直好人，鍾守淨是個姦淫惡輩。銅杖化蛇，預先警報，乃不祥之兆。見鍾守淨面龐變色，低首無言，眾僧勉強解道：「林澹然謗君叛逆，豈不是個惡人？逃竄遠方，眼見旦夕遭殃了。住持老爺是個修持積德的善人，將來壽同山岳，福並昊天，豈不是果證菩提？上天告戒，乃住持之善報也。雷師兄乃前定之數，住持爺不必憂疑。」鍾守淨聽了，自心裏護短也，是這般解說，稍覺心寬，笑道：「汝言正合我意。汝輩勞碌了一晝夜，各去歇息，待後補做道場便了。」眾人收拾水車鋤，各各歸房不題。

忽然又是初八日了，鍾守淨分付管廚房和尚，整辦香齋，初九日齋供玉皇壽誕。次日五更，寺中和尚都起早執事，道人行童等在殿上焚香點燭，供獻齋食，請鍾住持上殿拈香，參拜玉皇請佛。次後眾僧俱來焚香參聖，敲動鐘鼓，誦經念佛，直至平明。殿上來燒香的士女，絡繹不絕，擠滿殿中，念佛之聲，聞于數里。將近日午，鍾守淨正在大雄寶殿高臺上宣揚經典，忽見殿前兩道上的人紛紛卻立兩傍，讓一位官長入來。前面罩著一柄黃羅傘，後邊隨從著一二個虞侯，側首一匹白馬，上騎著四五歲一個孩童。看看走近殿前，鍾守淨認得是樞密院右僕射牛進。原來這牛僕射年過五旬無子，曾在妙相寺玉皇案前，許下七晝夜水火煉度醮願祈子。後來夫人馬氏有孕，生下一子，寄與玉皇案下，名叫玉仙。滿月後還了此願。自此凡逢玉帝生辰，必領玉仙來妙相寺拈香拜壽，直至道場散後方回。當下鍾守淨忙下臺來，接進迎殿，焚香拜聖。又領玉仙到臺上拜了玉帝，方和鍾守淨見禮，留入方丈待齋。鍾守淨陪著牛進玉仙，進後殿穿堂花園內閑玩半晌，復上臺念佛看經。

不覺紅日將沉，天色已暮，遍處點上燈燭。至初更天氣，鍾守淨穿了千佛法衣，戴上毗盧帽，沐手焚香，上壇捻訣誦咒，散五穀，接引餓鬼，超度亡魂。已過半夜，化紙送聖。鍾守淨發付眾徒弟，陪著一班兒平布施主後殿喫齋，又托趙蜜嘴陪伴一夥女檀越在禪堂喫齋，自卻陪牛進和縉紳在正殿上喫齋。少頃眾人皆散，牛進謝了鍾守淨，令老都管抱公子玉仙同回。這玉仙看道場頑耍，身子困倦，卻睡著了。鍾守淨道：「公子既睡，不可驚動，就在小僧房內暫宿一宵，明早送回。夜靜更深，去亦不便。」牛進稱謝自回，卻留老都管和一家僮，伏侍公子在寺內安歇。鍾守淨送罷香客，分付道人等：「好生前後照管，小心火燭，謹閉門戶。」自回臥室，脫衣而睡。

此時已漏下四鼓，鍾守淨正睡思朦朧，忽然夢中驚將醒來。只聽得人聲喧嚷，呼呼地就如雷轟潮響，兼有燁燁之聲不絕。守淨急開眼一看，只見火光透戶，四下皆亮，驚得渾身發顫，慌忙披衣起來開門，外面火光火起。道人飛跑來報：「住持爺，不好了，正殿上火起，風勢甚猛，快尋出路逃生。」鍾守淨喝道：「胡說！快快教合寺僧眾運水救火。」說話未完，只見後殿火光焰焰，黑煙競起。鍾守淨正慌之間，又見側首禪堂屋上攏起煙焰來，心下大慌。急忙欲復奔入臥房，庫房門首早見火焰飛騰，驚得手足無措，顧不得金銀寶貝，翻身閃出庫房門外，幾乎被門檻絆倒。忽見幾個和尚喊叫道：「住持爺，快往後門逃走，前門去不得了。山門外一夥大漢執刀攔殺，奔出去的，都被砍倒。我們特來報知。速奔後門，還有生路。」鍾守淨聽了，唬得心膽皆碎，回身隨著這幾個和尚，一齊趕到後門來。剛剛走過穿堂，將及後門，門口轉過一條大漢，手拿朴刀喝道：「賊禿，往那裏走！」一刀砍來，砍倒一個和尚，餘者四散逃走。鍾守淨見了，不敢出後門，抽身轉入穿堂。此時穿堂四圍皆已著火，週圍火光亂舞，烈焰飛騰。寺中沒一處不著，果是山搖海沸，地塌天崩。可憐這些光頭和尚，東西亂竄，喊哭之聲不絕。鍾守淨欲向前，被火煙隔住，不能向前；欲退後，怕人攔殺，不敢退後。心下惶惶無計，進退不得。正急迫戰兢之際，只聽得霹靂一聲震響，穿堂側首磚牆崩倒，將鍾守淨壓于牆下。這一場大火，真好利害，但見：

濃煙匝地，烈焰烘天。千千匹火馬噴紅雲，萬萬道火龍飛赤電。三尊銅佛，蓮花臺上放光明。四下泥神，黑霧叢中消色相。觀世音焦頭爛額，說不得美貌莊嚴。韋馱神有甲無盔，安在哉英雄猛勇。房房鼎沸，喊聲一片似轟雷。處處奔騰，炎燭半天如白日。真不異火牛復國，田單毒計保齊城。又何下赤壁鏖兵，公瑾施謀焚操賊。焰到時盡成灰燼，風捲處皆作塵砂。由你鐵柱也都熔，便是石樓須粉碎。奔逃無路，眾和尚葫蘆爆碎似椰瓢。叫殺連天，眾好漢鐵面無情如黑煞。只有些兒好處，靈魂隨佛到西方。更是分外便宜，師祖徒孫同下火。

金碧諸梵天，須臾一火燃。

只因小和尚，毀卻大莊嚴。

再說薛志義李秀苗龍三人，定計火焚妙相寺，乘這玉帝生辰，苗龍等預先在鍾山蔣侯廟後埋伏僕僮，次後陸續進城。候道場已散，苗龍等在大雄寶殿四下裏放起火來，弟兄三箇來往殺入，寺外僕僮攔截和尚。此時正月，天氣甚寒，夜深火起，人人都在睡夢中驚醒，身子寒抖抖地，兀自把捉不住，誰敢前來救火？更值春初，東南風大發，風催火焰，火趁風威，遍寺火光飛舞。這近寺人家，俱各慌張，你我不能相顧。但見兒啼女哭，棄家撇產，各自逃生。況這妙相寺殿宇甚高，火光照耀，滿城一片通紅。地方人等，飛也似分投各衙門報知，比及官府知覺，催軍救火時，火勢正旺，山門口金剛殿上被風捲得煙火萬道，滿空亂舞，火氣熏灼逼人，立腳不住，誰敢上前救火？只是遠遠地站著默看，叫苦不迭。又見山門口殺死和尚，血流滿地，諒得有歹人放火，一發不敢入寺內來了。

再說沈全隨薛志義進得城內，自尋僻靜處藏身，至四更盡放火。趁著火勢冲天，帶了同伴僕僮，逕奔到自家門首，只見門裏點著兩三盞燈，聽得趙蜜嘴叫道：「大娘子快些，火燒出牆外來了。」賽玉和長兒無心答應，口中只是求神喚佛，一面收拾箱籠物件。原來趙婆因赴玉皇會，夜深了，就在黎賽玉家借宿，未曾著枕，寺中火起，慌急打點出門奔走，被沈全一脚踢開大門，搶入屋裏，大喝：「淫婦，這番無處去了！」黎賽玉見丈夫提刀趕進，料來不好，驚得魂先沒了，手腳麻軟，跌倒地上。沈全提刀欲砍，見了渾家姿色，臂膊不覺酥軟了，舉刀不起。傍邊轉過一個僕僮，喝道：「蛇蠍真沒伎倆，故此淫婦做出事來，見了如何不殺？」說罷，一刀將黎賽玉砍死。趙婆見勢頭不好，欲待走時，被沈全攔住，照頭一朴刀砍倒，又復一刀，結果性命。長兒也被僕僮殺了。沈全將細軟物件和僕僮束縛身邊，也放起一把火來，一齊出門，到寺前趁著苗龍等，只管攔路殺人，因此寺外救火的不得進，寺裏逃生的不得出。可憐只為鍾守淨一人，連累了多少生靈性命。這寺中和尚走不出的，三三兩兩，互相擁抱，焚死于火內。或有逃出寺外來的，又被苗龍等邀截殺了，或被房屋牆垣壓死，或你我捱倒，被人踏死。寺中和尚，□死八九，這火內逃得性命的，真是天大之福。薛志義苗龍李秀率領僕僮，正放火殺人之間，遠遠見救火官軍漸次來了，不敢停留，招呼僕僮等，一同取路出城。奔到城門邊，已五更將盡，城門開了，一齊大喜，涌出城外。僕僮已備三匹快馬，路口等候。薛志義苗龍李秀跨上雕鞍，火速加鞭，

率領僕僮取路而回。

話分兩頭。再說牛僕射自道場散後，留公子玉仙在寺中安歇，自回府中，只覺心驚眼跳，坐立不安。心下疑惑，正欲脫衣去睡，家僮飛報妙相寺火起，驚得手足皆顫。忙差虞侯幹辦一二口人，趕到寺中救公子出來。牛進府衙離妙相寺有二里之遙，虞侯等約莫去了半個時辰，不見回報。牛進如坐針氈，心忙意亂，自騎一匹快馬，帶領家僮縱馬加鞭，奔到寺前來。只見火勢奔騰，黑煙大作，欲急走入寺裏時，傍人報說寺內有歹人放火殺人，若進去決遭其害。牛進聽了，不敢入寺，只得停馬，喝教大小軍士一齊救火。

這些軍士口說救火，如同玩耍一般，敲了一聲鑼，一齊扒上屋去，立住腳看火。但聽得搖旗吶喊，那裏敢上前。牛進看了，氣得燥燥如雷。教家僮等四圍打聽公子消息，不見下落，心內空焦。直到五更，風勢漸息，火光漸衰，軍士們方敢向前，救滅餘火。天大一座寺院，頃刻變成白地，燒死僧眾，臭不可聞。牛進纔知兒子玉仙和老管家等，皆死于火內，仰天頓足嘆喟。

正悲切間，守門軍士飛報：「北門有強徒數百，奪門出城去了。」一連數次飛報，又見貼寺居民來說：「有鄰人沈全渾家黎賽玉和趙尼姑小使長兒三口，被人殺死，放火燒屋，幸得鄰居地方等救熄。」牛進想道：「我一向聞人傳說，鍾守淨和一婦人有姦，我也不信，今日放火殺人，強徒兇惡，豈不是為著姦情來？諒這伙賊決然是林澹然為首，京城內輒敢大膽橫行。若不早除，必為大患。此時去尚未遠，調軍急急追趕，一鼓擒之，以泄此恨。」當下忙回樞密院，一面上本奏聞，一面點選精兵二千，馬軍五百，差院判史文通，驍騎校馬瑞，率領眾軍，立刻起程追趕強寇，併力向前，論功陞賞。史文通馬瑞得了將令，火速驅軍出北門，如風捲殘雲一般追來。

再說薛志義等一行人，離城不遠山僻處埋鍋造飯。纔喫罷，正欲起行，猛見後面塵頭大起，薛志義看了，指道：「二位賢弟，你看後邊塵起處，必有追兵到來。都要併力迎敵，殺敗來軍，方顯豪傑。」苗龍道：「追軍若到，誘他至埋伏處，前後夾攻，可獲全勝矣。」說話間，喊聲漸近。薛志義將僕僮一字兒擺開，縱馬向前候戰。

史文通馬瑞率領軍馬，旋風般追來。看看趕上，只見前軍擺開，一將生得口分勇猛，騎著一匹黃驃馬，頭戴一頂青扎巾，身穿綠錦襖，手持大斧。背後馬上二將，一樣打扮。兩傍一字兒列著數百僕僮。二人看了，馬瑞道：「觀此強寇，不可輕敵。他已有準備，可將軍馬布成陣勢，然後挑戰。」史文通大笑道：「將軍素稱英雄，今見幾個小寇，何心怯也？就此衝鋒過去，我當助戰，有何懼哉！」馬瑞被史文通言語一激，即提刀躍馬，大喝道：「大膽狂賊，快下馬受縛，免污刀口！」薛志義罵道：「你這一干害民的死囚，直來我老爺手中納命！」馬瑞大怒，舞大杆刀，劈面砍來。薛志義橫蘸金斧，攔頭劈去。兩個一來一往，一上一下，戰到數合。薛志義提斧，往馬瑞面門劈來，馬瑞急忙閃過。薛志義倒拖大斧，撥馬便走。馬瑞喝道：「潑賊奴，逃往那裏去！」縱馬趕來。

薛志義領著苗龍等一行人，落荒而走。後面馬瑞緊緊追來。史文通見馬瑞得勝，大驅馬步軍兵，搖旗吶喊，殺奔前去。薛志義約走五里之地，回馬又戰數合，撥馬又走。馬瑞殺得性發，那裏肯住，一直追過鍾山。正到風尾林埋伏之處，苗龍放起號砲，馬瑞喫了一驚。只聽得金鼓齊鳴，山田裏突出人馬來，不知多少，將馬瑞人馬衝作兩截，前後不能相顧。薛志義苗龍李秀牽轉馬頭，喝教眾僕僮一齊奮勇衝殺，前後夾攻。馬瑞見有埋伏，況薛志義武藝高強，料不能取勝，不敢戀戰，拚死殺條血路便走。史文通逃不脫身，被亂箭射死馬下。薛志義驅僕僮截殺官軍，就如砍瓜切菜，殺得屍橫遍野，血流成渠，奪得馬匹器械無數。薛志義見馬瑞去得遠了，也不追趕，收兵取路，徑回山寨。一路上鞭敲金鐙，齊唱凱歌，無人敢阻，望風而避。到了寨中，殺牛宰馬，犒賞僕僮，整備筵席慶賀。

原來這埋伏計，都是李秀定下的，官軍果然中計，殺得大敗虧輸。只剩下馬瑞匹馬逃生。進得城門，把弔橋高扯，分付緊守北門，奔入樞密院來。正值謝牛二僕射聚集大小官員，議論此事。探子飛馬報說：「官軍殺敗回來。」眾皆大驚。馬瑞進堂上叩頭請罪。牛進喝問：「汝等怎不用心，以致兵敗？」馬瑞道：「非小將不用心，乃史院判之過。」牛進怒道：「汝乃武士，史院判只係文臣，汝今大敗而回，反推他人之過。」馬瑞道：「不知何處來這一夥強寇，甚是猖獗。為首一將，武藝高強，手提大斧，驍勇無敵。以下僕僮，人人精銳。小將追及之時，彼已預有準備。小將欲排陣交鋒，史院判執定說不須布陣，小將奮勇先出，和那賊廝戰。那賊敗逃，催軍追趕，不期趕至鍾山，突出大隊人馬，將我軍分作兩截，前後夾攻，首尾不能相顧。史院判死于亂箭之下，小將獨力不支，只得回馬。」

牛進大怒道：「憤戰之將，不知兵法！須信佯輸詐敗，必有伏兵，如何不小心提防，反遭賊寇之敗，又喪了史院判性命？這分明與賊通謀；反歸罪于他人。敗軍之將，有何面目來見！」喝左右將馬瑞梟首示眾。謝舉急止道：「不可，不可。勝敗兵家之常，不知虛實，誤敗一陣，非故縱也，且未可自殘手足。但削去官職，待後立功贖罪。我等且議大事，以覆朝廷。」牛進道：「本該斬首，謝大人勸免，削去本職，待立功之日，另行區處。」當下叱退馬瑞。

謝舉道：「皇城內地，前清寧衛申報，牢中逃脫死犯一名李秀，係和尚窩主，今又被賊盜放火殺人，傷了官軍，殺了院判一員，我等樞密院官，體面安在？聖上問及，何以答之？」牛進道：「不知何方來此強寇，如此猖獗。或就是逃犯李秀勾引來的，亦未可知。若不早除，國家大患。我思非林澹然那禿廝，不能如此大膽橫行。」謝舉道：「那林和尚雖然觸觸而逃，倒也是一個剛直漢子。這一場事，分明是鍾守淨自取其禍。既為僧家，不守戒律，貪淫敗德，反怪同袍之諫，誣林澹然私通外國，逼得他無地容身，故此嘯聚亡命強徒，放火殺人，害了許多無辜生靈，又復損官殺卒，其勢不小。奏過聖上，必須發精兵能將征勦，事不可緩。」牛進道：「大人所見，正合吾機。只索速奏，請發兵征討。」

二人說話間，忽報一人飛馬而來。近前下馬，入內相見，卻是內宦洪伺，懷內取出手詔道：「萬歲爺聞知妙相寺被火，僧人遭變，速速宣二位樞密商議大事。」謝舉牛進急具朝服，上馬入朝。到金鑾殿，拜舞已畢，武帝道：「五更時分，朕聞有火，披衣起來，見火光冲天，喊聲震耳，朕心駭然。今早方知是妙相寺被盜焚劫，卿等豈不知之？鍾守淨生死若何？」牛進道：「滿寺僧人，不留一個。鍾守淨壓死于牆下，屍首尚存。臣中年止有一子幼小，因往寺中燒香，亦遭焚死。寺院盡為灰燼。臣已上表奏聞，即差驍騎校尉馬瑞領軍追勦。臣耐那賊乃是昔日逃僧林太空為首，劫去窩犯李秀，率領兇徒數百，精勇無敵，馬瑞反遭其敗，院判史文通監軍，亦遭陣亡，被他脫逃而去。伏乞聖旨，興大勢人馬，揀選良將征勦此賊，方除國患。」

武帝聽罷，潸然淚下道：「何期鍾守淨仁善真僧，不能圓寂歸西，可憐橫死于岩牆之下。救命合龕，好生焚化建塔。」又道：「皇城去處，有寇如此，邊隅之地，更當若何？若不早除，誠為腹心大患。二卿職司樞密，速宜遣將出師，捕此惡僧，斬為萬段，以消朕恨。賜卿便宜行事，不必奏請。」

牛進謝舉謝恩而退，回樞密院，將妙相寺被焚及官軍殺傷情由，備細行下文書，各府州縣查檢深山僻嶺邊海沿湖，如有賊寇潛藏，本郡官員速宜申奏，以便本院發兵征勦。如本境官員有能勦捕賊寇，擒獲解京者，連升二級。倘知而不奏，縱賊養姦者，拿問治罪。這文書雪片也似行下各府州縣去。

卻說鍾離郡太守姓邵，名從仁，字德甫，為人慈祥清慎，蒞任未及一月。當日陞堂理事，接得樞密院文書看畢，對承行書吏商議道：「目今建康妙相寺被寇放火殺人，恣行劫掠，不知何方盜賊，如此強梁？今樞密院行下文書來，著各府州縣推查申奏，汝眾人可知本郡所轄各縣地方，何處險峻幽僻，可藏賊寇，一一查報，以便申奏。」內中一個老成書手稟道：「本府所管州縣一帶，都是西北偏僻之境。其中山嶺甚多，嘯聚剪徑的，不止一處。只有定遠縣劍山極其險峻，週圍百里。山頂有一寺，名彌勒寺，內藏一伙強人，尤為兇險。為頭三箇大王，智勇兼全，部下聚集千餘亡命之徒，專一打家劫舍，白日搶擄。本府與各州縣老爺，屢次招軍勦捕，不能取勝。近日招軍買馬，其勢愈大。數日前人傳皇城被盜，焚寺殺人，沿路劫掠，都諒著是這夥強寇。今日詳樞密院發下的文書，亦為此事，必是此盜無疑。」

邵從仁道：「前官好無見識，既有大寇橫行，即當申奏征勦，何故懈玩，縱盜為虐，養成賊勢？今日不速征勦，更待何時？」眾書吏稟道：「這一夥強盜，不比別的小賊，雖然劫掠梟勇，中間多存仁義，因此小民悅服，官軍難捕。」邵從仁道：「胡講。既為劫盜，無非是殺人放火，劫奪不仁，有何好處？」眾書吏道：「老爺不可輕看了此賊。這寨主姓薛名志義，生得虬髯黑臉，兩臂有千斤之力，人皆叫他做黑判官。初上山為盜時，縱性殺人，無所不為。近來不知怎地改過，只取人財，不害人命。這遠近地方窮苦百姓，反資助些銀兩，得以過活。」

邵從仁笑道：「你等為賊所愚，這是他誘人之法。窮苦百姓不得衣食的，有些資助，都從這廝為盜了。」書吏道：「不是順他為盜。老爺管下二州六縣地方，風俗刁頑，恃強欺弱，倚富凌貧，豪貴之人，暴戾者多，屢為不公不法之事，欺壓小民。及至興詞告理，反是貧民受苦。這薛志義專一憐貧濟困，剪戮豪強，小民或被豪富所欺，到他山寨中訴冤，反贈銀兩，或送米布。不拘遠近，親自帶領人馬，將恃強為惡之人，登時殺戮，放火燒屋，擄劫一空。良民善士，毫無侵犯。過路單身客商，並不加害。百兩之內，一絲不取；百兩之外，取二三。英雄落難之士，必贈盤纏，故此遠近盡皆悅服。本郡各縣老爺，幾次差兵擒勦，這些土兵捕卒，見了他誰敢交戰，望風而走。因此官軍不能捕捉。」

邵從仁聽罷，發付眾人散去。退入後堂，寢食俱廢。心下躊躇：「這一夥強寇所為，意不在小。如此假仁借義，除暴憐貧，乃是收買民心之計。目下朝廷專信釋教，持齋看經，不理國政，四方盜賊蜂起，干戈日興。倘或旦夕為亂，百姓附之，豈不我處先遭其害？彼時玉石俱焚，涇渭莫辨。不如及早申明省院，調遣名將，起大隊人馬來，方可除得此寇。」連晚修成文書，差一個老成幹辦，星夜進京樞密院申報。

當日牛進謝舉二僕射接得鍾離郡公文，拆開看時，道：

鍾離府知府邵從仁，為勦寇靖國安民事：卑職所轄郡縣，地界俱西北山僻之境，盜賊易于潛匿。目今朝廷專重釋教，滑賊益多。無事則結黨為盜，事發則削髮為僧，雖加嚴緝，而緝捕人員，眼見是盜而不敢擒獲，只礙皇上敬信之故也。本府所屬定遠縣劍山彌勒寺中巨寇，姓薛名志義，綽號黑判官，有萬夫之勇。部下健卒僕隸，約有數千餘人。橫行劫掠，假仁借義，買結民心。度其所為，非止劫盜而已。本郡官兵收捕，屢為所敗。近奉明文妙相寺火焚殺戮僧眾一事，非此大寇，不敢如是橫行。卑職夙夜乾乾，偵查的確，已行募集鄉兵操演訓練，專候奏請天兵，檢選大將，併力勦除。若更遲延，切恐釀成大患。伏乞照詳施行。

二僕射看畢，謝舉道：「此賊巢穴，離皇城頗遠，來往亦須數日，為何一路並無攔阻警報，任彼進退自如？」牛進笑道：「鍾離郡至京城路程雖遠，然一路無人阻擋，皆是這一班貪位無能鼠輩，各保身家，畏刀避劍，故此賊得以毫無忌憚。目今既有下落，速宜征勦。」謝舉道：「我國自聖上創業以來，又早二餘年，銷兵偃武，人不知戰，老成之將，俱已凋謝。目今將士雖多，止可充數而已。智勇足備者，略無一二。征討賊寇，所任不得其人，多至喪師辱國。愚意奏過皇上，大開教場，聚集大小將士，演試武藝。壇上掛先鋒印一顆，選弓馬熟嫻武藝出眾者為先鋒，領軍勦捕，庶可奏凱。大人尊意若何？」牛進道：「尊論甚善。」二僕射一面奏請聖旨，一面出榜曉諭諸將，約於正月二七日，聚集教場操演武藝。如原在軍伍而不到者，必以軍法從事。

至期黎明，上自總戎都督，下自部卒小軍，齊入教場。各各戎裝披挂，皆依隊伍而立，甚是嚴整，專待謝牛二僕射到來。少頃，聽得砲聲響處，前呼後擁，謝舉牛進已到。眾文武官員一齊打躬，迎入演武廳上。行禮罷，同上將臺。左位謝舉，右位牛進，其餘官僚，文東武西，各依職位序坐。眾多將士，一字兒排列兩旁。果然是弓上弦，刀出鞘，旗幟遮雲，刀鎗燦雪。眾將躬身聽令。三通鼓罷，宣令官上將臺，跪請樞密老爺將令。謝舉傳令：「教合營各衛軍士，擺成五方陣勢。」宣令官執著令旗，飛也似下將臺上馬，遍傳將令。只見號旗麾動，眾軍士隨著隊伍，紛紛繞繞，排下五方陣勢。金鼓喧天，演陣已畢。牛進傳下將令道：「目今朝廷多事，變故日生，武備久荒，將士不堪任用。近日妙相寺被定遠劍山大寇焚劫一空，本院奉聖旨發兵征勦。今日操演將士，擇日起兵，奈無智勇之士為前部先鋒，特于諸將中，挑選武藝拔萃者，掛先鋒印，統領三軍，征討賊寇，功成陞賞。」出令罷，教軍士在演武廳東首，遠一百八步地上插一長竿，將先鋒印掛在竿頭；演武廳西首，也遠一百八步地上插一長竿，將一領細錦團花戰袍掛在竿上。先射印，後射袍，有能兩箭射落袍印者，即授先鋒之職。軍士打點完備，金鼓震天。

號聲未畢，右隊門旗影裏閃出一員少年大將，生得面如冠玉，唇若塗朱，眉清目秀，狀貌魁梧。身穿一領綠閃紅錦戰袍，頭戴一頂風翅金盔，腰繫紉花金帶，腳穿花襯戰靴，騎著一匹白馬。躍馬而出道：「小將無能，試取此印。」不知這將官姓甚名誰。正是：

主帥壇前施號令，將軍馬上逞英雄。

畢竟這員將官奪得先鋒印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節完）